

## 國家重要古物： 白守蓮遺址岩棺遷移與初步維護成果

文／圖：葉長庚



圖一：白守蓮Ⅱ號岩棺置於臺東縣文化中心前的情形。

前言

臺東縣文化中心的表演廳門口右側不太顯眼的角落靜靜躺著一座史前岩棺，不仔細看會以為只是個方形水泥塊（圖一），甚至時常有人將垃圾丟入其中。這座岩棺乃出土自臺東縣成功鎮的白守蓮遺址，是該遺址出土的三件岩棺中最完整的一件，同時也是臺灣地區難得保存尚稱完整的岩棺之一。

1986年白守蓮遺址上開闢產業道路，岩棺遂被移到目前的位置至今。在文化中心前經歷二十多年風吹日曬雨淋又裝垃圾的歲月後，終於在2010年9月由文建會指定給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代為保存。2011年7月，本館接受臺東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執行「國家重要古物—白守蓮遺址岩棺遷移暨展示維護計畫」，計畫的內容主要為被指定為國家重要古物的白守蓮遺址Ⅰ號岩棺由過去長期置放於臺東縣文化中心前遷移至本館，並進行維護與展示等相關計畫。

### 關於岩棺二、三事

白守蓮遺址位在臺東縣成功鎮三仙里白守蓮聚落西側的山坡邊緣上（圖二），自日據時代以來就以發現三座岩棺及大量的單石而知名，也因此被視為新石器時代麒麟文化的代表性遺址之一。不過在這遺址上仍到處可見鐵器時代的陶片，且1999年的試掘所獲得的碳十四年代也只有820±40B.P（劉益昌等2000），因此這遺址所屬的年代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1956年臺灣大學宋文薰教授調查白守蓮遺址後，把三個岩棺分別編號為Taknipai岩棺Ⅰ、岩棺Ⅱ及岩棺Ⅲ。Taknipai是阿美族的話，據說意思是岩棺（Taknipit）出現的地方。Ⅰ號岩棺和Ⅱ號岩棺出現的位置是在海階平台上的稻田中，Ⅲ號岩棺則位在海階邊緣的小丘陵上。Ⅰ號岩棺保存最完整，但在1986年已被遷移至臺東縣文化中心前，正確出土位置已不可



圖二：白守蓮遺址。

考，根據宋文薰教授的記錄，大概於Ⅱ號岩棺西南側約30公尺處。（宋文薰1972、1976）

岩棺Ⅱ一直到1992年都還保存在荒廢的稻田田埂上（圖三），根據文獻資料，早年部分阿美族的村莊遇到大旱時會利用這岩棺舉行求雨祭祀，並從岩棺上敲下碎片帶回去，因此在宋文薰教授調查時，岩棺Ⅱ的周壁已多破損，但這並不是它最壞的結果。1994年一位住在花蓮的古物商不在意已殘破不堪的狀況，仍僱人將這岩棺盜走運至花蓮三棧（圖四），雖然不久後即為臺東警方所追回，但棺身已破碎成數塊，並且也因此失去它原始位置，白守蓮三座岩棺從此失其二。

白守蓮Ⅲ號岩棺因保存狀況不佳且深藏在樹林內，比較不為人知（圖五）。這座岩棺的主要特徵之一是直接雕琢在岩盤上，但因破損嚴重，其周壁幾已消失，只剩一個底座及底座上一點棺壁的殘留，可能也因為這緣故才得以保留在原地。而從其破損的狀態推測，可能和過去原住民祈雨行為有不可分割的關聯。

白守蓮遺址是東海岸岩棺分佈最密集的地方，被視為麒麟文化的代表性遺址首之無愧，但遺址上的岩棺不是被敲破就是被強行帶走，至今現場竟無一保存完整者，這種現象宛如臺灣東海岸巨石文化遺留的命運縮影，或許這也是另一種代表性吧！

### 為岩棺找個新家：計畫前期評估作業

本計畫的一個重要任務即是將岩棺遷移至本館，而在進行岩棺搬運之前，最重要是決定岩棺後續將置放的地點，因為考量在岩棺清理與維護的過程中需要使用少量的水與藥劑，所以必需在通風良好的空間，同時考量空間的功能性與維護中展示的動線等因素，曾經考慮過在本館前面的停車空間或草地搭設工作棚架，或是直接利用本館後方的停車棚或花園裡的涼亭作為工作空間等方案。因為本館將屬於史前文化的展示都設置於地下一樓的展場，所以一開始也都將清理完成的岩棺展示區規劃於本館地下一樓的展區中，有同仁提議在中庭，也有同仁提議在樓梯空間等。

這些考量在幾次工作會議中皆持續討論，但過程中大家都有一個問題：「這岩棺到底有多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又無法直接拿個秤去量量看，只好先透過體積與密度進行估算，大體上認為至少有4噸以上，甚至更多。

由於重量的因素再考量到搬運的動線問題，並且擔心岩棺本身已脆弱不堪多次遷移，最

圖三：1992年白守蓮Ⅱ號岩棺仍保存在荒廢的稻田中。圖四：白守蓮Ⅱ號岩棺被搬到花蓮三棧後的情形。

圖五：目前仍在遺址區域岩盤上的白守蓮Ⅲ號岩棺只剩底座。



1 本文「前言」、「關於岩棺二、三事」、「再談岩棺」三段之文字與圖版經李坤修先生同意，直接引用自《史前館電子報》第200期（岩棺二、三事）一文，然文責筆者自負。  
2 後文簡稱本館。



圖六：岩棺置放展示空間與基座。

圖七：在岩棺上生長的小樹。

圖八：岩棺搬運前的保護措施。

圖九：岩棺移至本館準備好的展示基座之情形。

圖十：在岩棺表面附有青苔與地衣之情形，左上方圖為使用紫外線檢測之結果。

圖十一：以藥劑在岩棺表面進行殺菌除藻作業。

圖十二：使用乾冰機進行清除青苔與地衣的作業。

後總算擇定於本館山之廣場北側迴廊作為岩棺的新家，這個位置同時考量到了遷移的動線、維護與展示空間的需求，該空間又是一個獨立空間且不會受日曬雨淋的影響。

另外，因為岩棺在遷移至本館後將進行清理與維護作業，這樣的工作勢必得針對岩棺底部進行，所以怎麼將岩棺撐起來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

整體作業在以考量岩棺進行清理與維護過程中工作人員作業的安全性與可行性為前提下，要將岩棺給撐高，使其底部可以進行作業；但在前述考量的同時，又因估計岩棺的重量，所以保守估計支撐架要能承受7公噸以上的重量，加上考量展示時與岩棺間的協調性等等因素，因此決定採用原木來製作岩棺的工作及展示用基座。

最後，由李坤修先生設計整個工作基座的形式，並請來木工師傅以福杉為材料，加工組成後作為置放岩棺以進行作業及展示的基座(圖六)，師傅甚至誇口說：「如果搖得動的話，就不用錢！」保證岩棺可以穩穩置放在木製基座上。

### 5.3公噸的壓力：白守蓮！號岩棺遷移過程

由於其國家重要古物的身份，且因在戶外置放已久，經過初步的觀察雖然沒有很明顯的破損情況，然仍可看到岩棺表面風化的痕跡，並且可以發現有許多裂痕與受到周邊植物根系所影響的損壞，其上更已經有一小顆榕樹生根(圖七)，種種現象讓我們在執行遷移時不敢大意。

當位置選定、基座也完工時，就是將岩棺遷移入館的時間點，其實這個日期在評估岩棺相關設置完善後就先訂下來了，而在這之前，本館研究團隊就陸續評估找尋搬運岩棺的廠商，前後共商請了五家不同的搬運公司前來評估與討論可能的搬運過程，有本地的廠商，亦有來自高雄與其它地區的搬運公司，並請各家廠商提出如何將岩棺移置的方案、說明使用哪些機具、針對岩棺的保護措施、遷移的動線安排等，最後考量各家的搬運經驗、專業程度以及其所提出之搬運計畫，選擇了一家遠從宜蘭而來的廠商，協助本館進行岩棺之遷移。

在確認搬運公司後，充分地討論搬運的路線、工作方式與可能面臨的問題後，終於在8月4日這一天將岩棺遷移至本館，然而在前一天本館多位工作同仁與搬運公司就先進行事前作業。

8月3日下午開始先將岩棺周邊環境進行整理，首先是先確認岩棺的底部有多少被埋在土裡，發現整體高度超過140cm，往下開挖的深度整整超過30cm，在過程中更確認岩棺本身處於一個非常脆弱的狀態，除了表面受到嚴重風化影響，地下部份受到許多樹根影響，甚至許多都穿到岩棺內，其中一部份更受到周圍水泥層的包裹，因此原本擔心的情緒更加沉重了。

最後在經過一番討論，決定先以膠膜包裹住岩棺本體(圖八)，再以二條可承受10公噸的布繩嘗試將岩棺吊起，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大型吊車上即具有重量測量設備，可直接知道岩棺的重量，就在吊起岩棺的那一瞬間，才知道原來這個壓力重達5.3公噸！

由於前一天的準備，才得以在正式遷移的這一天，在許多前來觀看的民眾與媒體前能順利將岩棺吊上運送車，整路要求車輛僅能低速行駛，不可急停，並全程由本館人員護送，在臺東縣政府人員以嫁女兒心情歡送下，岩棺往本館前進。

到達博物館後，運送車直駛本館半月池旁的貨車進出口，然而因運送車大過出入口，且需將岩棺置於木製基座上，故再一次以大型吊車將岩棺由運送車上移置堆高機，最後在眾人的歡呼聲下，國家重要古物—白守蓮遺址岩棺被安置於本館專門訂做的木製基座上(圖九)，而那5.3公噸的壓力在確認完岩棺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壞下終於暫時放了下來。

### 幫岩棺「除草」：國家重要古物的維護作業

在岩棺安置之後，經過仔細地觀察岩棺的狀況，清楚發現由於其過去一半埋於土中，受到植物根系影響的情況非常嚴重，已存在大大小小的縫隙，幸好整個遷移過程的各個步驟都經再三考量，才得以順利進行，然而這5.3公噸的壓力只是暫時放在架上，接下來維護過程更是考驗本館研究人員與工作人員的能力了。

綜觀岩棺移置本館後的情況，其表面上可明顯觀察到該進行維護的部份，最單純的是附著在岩棺表面的土壤與昆蟲，較為複雜的則有青苔與地衣(圖十)，最為棘手的則是植物的根系與其所造成的裂縫，而已受到直接破壞與風化掉的表面，則已屬於無法進行維護的部份。

所以針對上述情況可將維護作業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針對較易清除的附著物，例如土壤、灰塵、昆蟲等，以軟毛刷仔細地緩慢清除之；第二階段則是針對附著程度較強的青苔與地衣進行清除作業，這個部份可分為二個方式進行，一個方法是以藥劑破壞青苔與地衣的生長再將之刷除(圖十一)，另外則是直接使用乾冰機進行清除青苔與地衣的作業(圖十二)。

在使用藥劑的部份，首先以戊二醛(2.4% GLUTARALDEHYDE)進行第一次殺菌除藻作業，待藥劑作用後再以毛刷將青苔與地衣除去，接著再以Kathon-CG(1.5%)進行第二次殺菌作業，也是待藥劑作用後再以毛刷進行清除作業。

第二階段則是針對受到植物根系影響的部份進行維護，由於許多植物的根系都生長入岩棺體部而造成裂縫，最大的甚至長出一顆小榕樹苗在岩棺之上，為避免因過於直接的清除而加速岩棺裂縫的擴大，故僅能採取緩慢的清除方式，每次工作只能針對可去除的根系部份階段進行，再評估是否需針對裂縫進行回填作業。



圖十三：白守蓮部落頭目於岩棺前受訪述說其記憶中關於岩棺的點點滴滴。

由於此件岩棺已被指定為國家重要古物，所以進行任何維護作業前，本館研究人員都必須再三討論，許多作業也都需先經過評估後再執行，目前岩棺已完成初步維護作業，但後續仍有許多相關工作待評估後持續進行。

#### 再談談岩棺

當安置好岩棺後，本館於8月9日舉行祈福記者會，將後續如何處理與維護向大眾進行說明，現場也邀請了臺東縣政府人員、成功鎮公所人員以及當地頭目、耆老前來參與，並由頭目進行祈福儀式，到場的頭目與耆老們對於岩棺能有一個更好的安置都感到相當欣慰，也分享在他們記憶中關於岩棺的點點滴滴(表一、圖十三)。

表一、訪談記錄表

地點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時間	2011.08.09
受訪者	吳竹葉	身分	白守蓮部落頭目	訪談者 現場採訪記者 記錄者
<p>吳竹葉(以下簡稱吳)：就我知道的是從那個石棺，好像是鑿一鑿的那個什麼什麼的那個他的東西拿起來，到河流那邊，小的…我小時候不大清楚，就求神來求要下雨…然後去那邊來求神來下雨真的會下雨那天，是這樣子。</p> <p>記者：所以這個是有一個故事是說求雨的時候用的？</p> <p>吳：對對對…</p> <p>記者：但是有沒有真的埋過人不知道？</p> <p>吳：不知道。</p> <p>記者：老人家這個石頭有什麼意思？</p> <p>吳：這個石頭Taknipt，那個地方有一個地方叫Taknipai，Taknipt的意思說石棺。</p> <p>記者：喔，石棺。</p> <p>吳：我知道的意思是這樣。</p> <p>記者：那石棺是做什麼用呢？沒有講喔？</p> <p>吳：沒有，沒有講，我這樣知道了，Taknipt的意思說也是棺木啊一樣啊，所以現在拿回來以後，就心裡很高興啊！就到這個不知道幾年前的東西啊！我們不知道，這個我聽老人，我來之前特別的去訪問去問，他們的這種石頭，是本來是圓形的，圓形的他是怎麼在那個時候沒有機器去打的，他是用人工這樣慢慢去打的，人工這樣去打，變成有這樣四方形的，是這樣子，所以說想起來了就很有耐心，如果叫我去打那麼大塊的，他是怎麼去搬的又沒有吊車，以前沒有吊車嘛，沒有電啊，對不對，把這個四方形的這個挖裡面的那個不知道要多久時間，所以用這個，是用那一個的就不知道了，就這樣子謝謝大家。</p>				

過去的資料記載，臺灣東部早期阿美族會利用岩棺舉行祈雨儀式，這是討論岩棺功能時一定會被提到的現象，或許已經變成一種常識。但是直到目前大概沒有人知道阿美族為何會利用岩棺求雨並把它敲破。筆者認為岩棺的年代及功能的認定應該是造成謎團的主要因素。

長久以來岩棺一直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麒麟文化(約3000年前)的產物，而阿美族被認為是距今一千年後才出現的族群，兩者年代上的落差自然會讓阿美族選擇岩棺進行祈雨的行為變得無法理解，但如果岩棺出現的年代不是在3000年前而是1000多年，那麼這兩者間的迷霧就變得輕淡了許多。關鍵是岩棺出現的年代是否會晚至1000多年前？白守蓮遺址出土的碳十四年代已提供它的可能性。

阿美族把岩棺當成求雨的另一個謎團，筆者認為起因是岩棺功能的認定。因為被考古學家稱之為「棺」所以這項器物就直接的和埋葬死者功能相連接，也因此就可用來祭祀求雨的神聖功能產生落差。但如果岩棺「不是棺」或者「不只是棺」……。考古學家或許可以為前者解釋，畢竟截至目前尚無任何岩棺做人體埋葬的直接證據。但如何詮釋後者的現象呢？或許阿美族人從來不認為岩棺是棺。

(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

#### 引用書目

- 宋文薰
- 1972 〈臺灣東海岸巨石文化在東南亞史前史上的地位〉，《國家科學委員會年報60-61年》，頁366-367。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1976 〈台灣東海岸の巨石文化〉《えとのす》6：143-157。
- 李坤修
- 2011 〈岩棺二、三事〉，《史前館電子報》第200期。http://beta.nmp.gov.tw/news/no200/page\_02.html，2011年11月4日上線。
- 劉益昌、顏廷仔
- 2000 《台東縣史前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海岸山脈東側與綠島》。臺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報告。